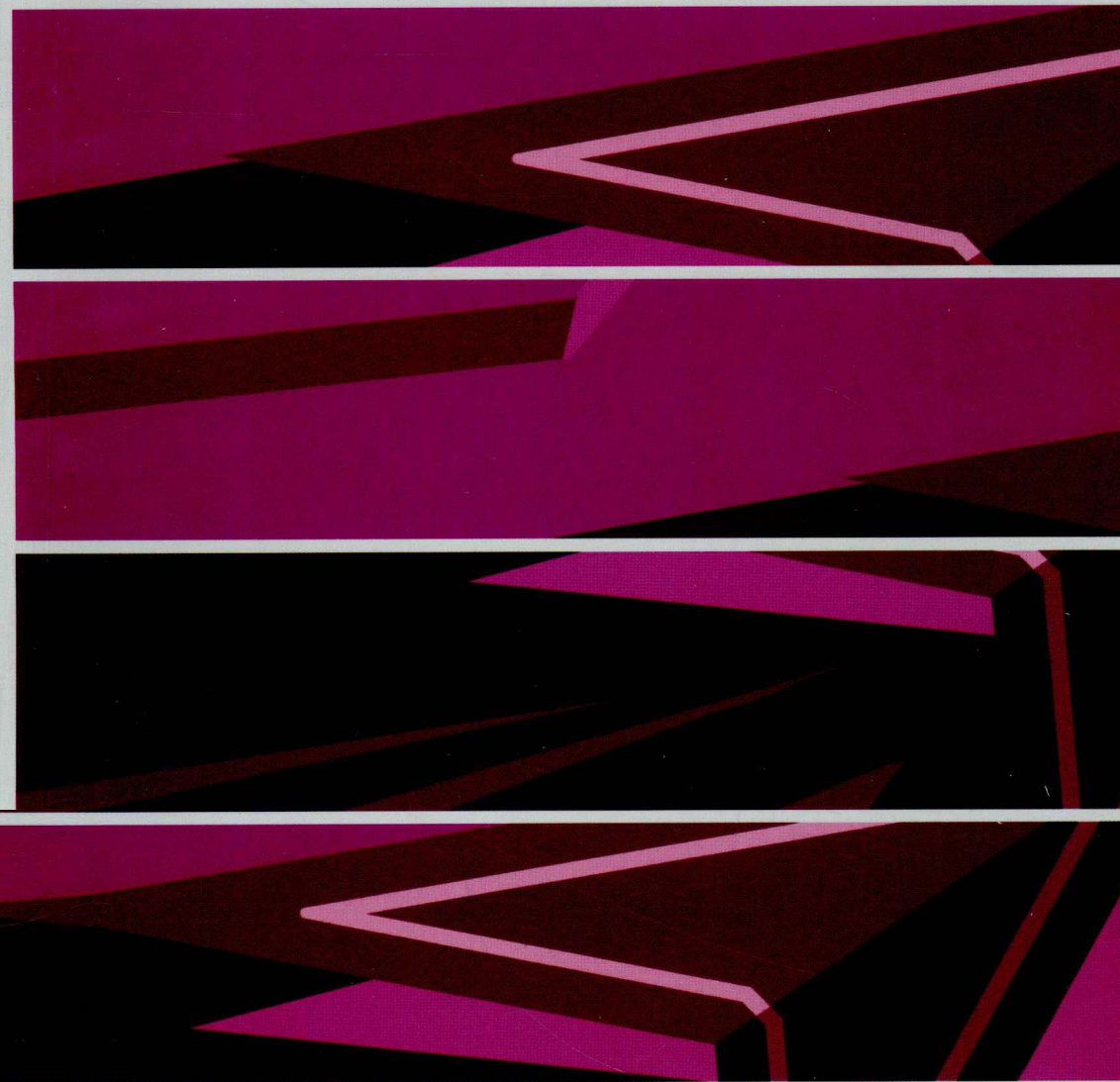


TONY BENNETT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FORMALISM AND MARXISM

[英] 托尼·本尼特 / 著
曾 军 等 / 译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主编：马驰〉

XINGSHI ZHUYI HE MAKESI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英]托尼·本尼特 著

曾 军 等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0—12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英]托尼·本尼特著;

曾军等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6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9-0450-0

I. ①形… II. ①本… ②曾… III. ①形式主义—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I109.9 ②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0577 号

© 1979, 2003 Tony Bennett

Typeset in Joanna by RefineCatch Ltd, Bungay, Suffolk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TJ International Ltd, Padstow, Cornwall

书 名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著作责任者 [英]托尼·本尼特 著 曾 军 等译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王紫汀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83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First published 1979 by Methuen & Co. Ltd
Reprinted three times

Reprinted in 1989
by Routledge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29 West 3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1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2003
by Routledge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Canada
by Routledge
29 West 3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1

Routledge is an imprint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1979, 2003 Tony Bennett

Typeset in Joanna by RefineCatch Ltd, Bungay, Suffolk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TJ International Ltd, Padstow, Cornwal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inted or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means,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d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A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book is available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本书中文版由英国泰勒与弗朗西斯集团
授予河南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复制。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如果我们对 20 世纪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做一个“盘点”，不难看出，其最有贡献的研究领域当属文化理论；同样，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也在文化理论。因此《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首先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西方重要的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成果，并以译介和研究上述理论为本丛书的首要目的，这是因为，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与我国新时期的理论走向非常一致。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下，在对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成等方面，都与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的文化理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的意义所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时期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守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都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著,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0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本丛书通过对国外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辨析,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若干原点问题展开富有新意的研究,这对我国学术界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整套丛书,既有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心得;既有译著,也有专著;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身份、社会心理、大众传媒、互联网、广告、青年与妇女问题等热点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乃至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及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由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它的批判理论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武器。因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乃至哲学、社会思潮的层面,而迈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有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必要,这也是编辑本丛书的初衷。

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致 谢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在写作中我才体会到——我有些吃惊——一本书真的多多少少算得上是一项集体事业。同时，我必须为本书的任何错误或仍未澄清的事实承担责任，我真诚地感谢那些在本书写作的各个阶段提供意见从而帮助我至少能克服掉一些不足的人。

我特别要感谢卡迪夫学院的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教授。

首先，正是他让我有机会写这本书。

其次，他对我最初的草稿提出了详细而苦心的批评。如果说我已经成功地以相对直接而便捷的方式表达了我的想法的话，那么其中有不小的贡献应该归功于编辑“新口音”系列的霍克斯教授。

再次，我要感谢那些指点过本书旧版的开放大学的朋友和同事们，特别是珍妮特·伍拉科特(Janet Woolacott)和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还有我的兄弟迈克尔(Michael)，我要感谢他给我提出的令人鼓舞的意见，如以往一样，他发现了如履薄冰的地方。我还要感谢开放大学的格雷厄姆·马丁(Grahame Martin)教授，如果不是得益于与他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本书将会显得拙劣。

我还要感谢波利娜·奥马拉(Pauline O'Mara)和希拉·比弗斯(Sheila Beevers)的帮助，她们帮我打印出了本书的最终稿本。我想特别提及开放大学的迈克·理查森(Mike Richardson)，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这本书可能永远不会见到曙光。

最后，我尤其还要感谢苏(Sue)提供的帮助和理解，还有坦妮娅(Tanya)、奥利弗(Oliver)和詹姆斯(James)为我的操心。在写上面这

些话时,我已收到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的伊格尔顿和伯明翰大学的斯图亚特·霍尔对本书稿的评论,感谢他们友好热情地对我提出有益的批评。

目 录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I)

致 谢 (1)

第一部分 重访形式主义

1 批评与文学 (3)

语言问题 (3)

文学问题 (5)

美学问题 (7)

2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4)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透视 (14)

俄国形式主义再评价 (21)

俄国形式主义:历史透视 (24)

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新趋势 (31)

3 俄国形式主义:清理地基 (36)

语言学 and 文学 (36)

文学性问题:批评及其对象	(38)
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形式和功能	(41)
反对“文本形而上学”	(47)
文学进化问题	(50)
4 形式主义及其超越	(54)
形式主义的功绩	(54)
索绪尔的魔毯	(58)
巴赫金的历史诗学	(62)
“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范畴	(68)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美学到政治

5 马克思主义与美学	(79)
形式主义:丢失的遗产	(79)
马克思主义批评:美学、政治和历史	(82)
文学的“无言”	(87)
6 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	(91)
实践	(91)
意识形态	(92)
科学	(98)
艺术和文学	(99)
7 美学遗产	(106)
形式主义的教训	(106)
一种新理想主义	(109)
批评与政治	(114)
8 进行中的工作	(118)
后阿尔都塞	(118)
文学生产方式	(123)

文学与社会进程	(129)
9 结 论	(140)
参考书目	(145)
索 引	(152)
Index(原文索引)	(161)
附录 1:2003 年版“后记”	(167)
附录 2:2003 年版“参考书目”	(178)
译后记	(188)

第一部分

重访形式主义

1

批评与文学

语言问题

这项研究涉及三个相关任务。第一，它提出了介绍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任务，他们是一群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的 10 年间做出了极其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的文艺理论家。第二，本文要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新的解释，认为与以往的情形相比，形式主义更应该受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认真对待和同情理解。第三，作为这些关注点之下的潜流，本文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批评自身所遭遇到许多困难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上去，即它的关注所向从未与那些传统美学的关注清晰地区分开来。我们希望，基于对形式主义著作的批评性重审，部分地纠正这个问题。作为一套新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形式主义将从美学地带转向其所属的政治领域。

这些问题尽管宽泛，但它们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它能够通过何种途径研究？或者更极端地说，对“文学”的这种分类是否值得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是，它有何用途？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将花在重新审视那些使这些问题得到解答的不同方法和剖析文学批评得以设想和实践的隐含路径上。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涉及这一性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如果依据经验,根据文本通常被认为共有“文学著作”的相似性进行归纳的话,它们就不会成为问题。但它们如果被视为语言,更具体地说,视为专业理论语言或文学批评话语和特指“文学”话语的关键性术语的话,它们可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们既要付诸表决又要在适当的条件下做出回应,那么,就需要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及其对文学批评话语本质影响的认识。

这显然是个悖论。作为一门曾是深奥难懂的学问,语言学现在已占据了社会和文化科学的中心位置。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源于索绪尔(Saussure)具有开创性的语言学著作中的分析方法已对所有将语言和文化视为核心的学科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① 同样,在哲学层面上,语言学不断扩大的影响已使人们形成强烈意识,要关注语言分析过程本身。尤为重要的是,语言学聚焦于专门理论术语或各门科学话语与它们所指涉的“对象”的关系。

就目前而言,正是后者的影响与我们有关。概而言之,索绪尔的核心看法是,语言是通过赋予概念机体之上的特定的语言结构形式来意指现实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言语的声音结构和书写下来的标记——所表示的并不是真正的事物或者真实的关系,而是对有关事物的观念、关系的看法,每个能指所产生的意义及其与其他能指在关系体系内的关系都是由语言自身所确定的。语言所言说的“对象”并不是外在于语言的“真实事物”,而是完全内在于语言的“观念性对象”。正如索绪尔所举的那个著名的例子,单词“牛”,意指的并不是真实的牛,而是作为观念的牛,它在现代英语中通过相对于其他能指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确立自己的位置。在真实的牛和作为单词的牛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后者的意义是生产出来的。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是约定俗成的。

这并不是否认存在一个外在的真实世界,语言笼罩覆盖于其上。

^① 索绪尔这方面的影响在 T. 霍克斯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77 年版)——本系列的姊妹篇——中得到讨论。

但他坚持认为,我们对那个世界的认知或占有总是受到组织结构的引导和影响,语言便不可避免地介于那个世界和我们自己之间。牛是存在的,没有人否定这一点。但是“牛”的观念是指向一种驯化走兽的特殊类型,属于牛科动物——在我们的文化中,牛的观念被我们大体等同于“真实的牛”——观念的牛仅仅作作为意义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并在语言内通过“牛”这个单词所生产和界定。

困难在于,虽然语言赋予现实以意义和特定的概念机体,但它仍然不断制造其反映现实而非意指现实的幻觉。语言之外的现实之物与语言之内的观念之物在关系组织上似乎是相同的,事实上,后者似乎仅仅是前者的镜像。

文学问题

有关语言的上述一般看法也同样适用于专业语言或文学批评话语。它们也是意指现实而非反映现实,尤其是其间的概念次序以及完全决定于“言为心声”的语言手段。

因此,当我们提出问题:“什么是文学?”这仅仅意味着“文学”这个术语意指何种观念?它具有何种功能?它在语言内部有何差异?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这个术语所使用的语境。在最普通的层次上,它只是表示“这是写作”,指涉从美文到涂鸦的一切形式的写作。在第二个更为严格的意义上,它指的是虚构的、想象性和创造性写作的概念。它包括“严肃”和“大众”的类型,并有别于哲学或科学文章。

然而,根据其在文学批评中最独特的用法,“文学”指的是一套有特殊意义的虚构、想象性和创造性写作形式的观念,有人认为,体味它的某些特性需要特别的分析手段,否则就难以正确理解。正是这样一种“文学”观念使得我们发现在美学中所关注的问题。此后我将采用这一“文学”概念并贯穿于本章的其他部分。如果文学批评研究的目的是在一般的虚构性写作范围中区分遴选出一批文本,用以澄清和解释那些具体的“文学”特质,那么,这种做法显然需要合法化的